

井冈山会师



张颖 晓农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井冈山会师



张颖 晓农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山会师 / 张颖、晓农 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34 - 2150 - 1

I. 井… II. 张、晓… III. 文学集 - 中国 - 当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534 号

.....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易水寒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京东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0

印 数: 001 -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4 - 2150 - 1

定 价: 1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革命雄師會井岡
集中力量更堅強
紅軍領導提高後
五破圍攻固戰場

朱德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

林國山
全師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

紅軍會師橋

七月二日作

革命風雲壯，會師有大橋。龍江流碧
血，我馬正捲驚濤。五井金鑾殿，萬
山碧玉簫。王業須作主，主席入羅霄。

紅軍會師橋在甯國龍市。一九二八年
八月廿二日朱德同志率領部分南昌起義軍
與毛主席會師於此。橋下為龍江，附近有
村名我橋石。

南昌起義秋收
起義井山岡
會師創建根
據地是中國
民主革命的
歷史轉折點
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奠基
石

胡真元
一九七

黄
山
会
师
记
录

目 录

第一章 引兵井冈 创立根据地

1. 湘赣边秋收暴动 (1)
2. 莲花转兵 (10)
3. 三湾改编 (18)
4. 古城定策 (25)
5. 立足井冈 (31)
6. 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队伍 (37)
7. 红色割据成基业 (45)

第二章 艰苦转战 奔向井冈山

1. 激战三河坝 (54)
2. 赣南“三整” (61)
3. 统战故友度难关 (69)
4. 不约而同通联络 (74)
5. 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暴动 (81)
6. “反白事件”与退兵井冈 (91)

第三章 朱毛会师 红四军诞生

1. 工农革命军迫离井冈 (98)
2. 分兵接应 (105)
3. 家门口御敌 (113)
4. 龙江书院,会师元戎的会见 (118)
5. 会师盛会,成立红四军 (126)

第四章 发展割据 巩固大本营

1. 红四军两败赣敌 (134)
2. 边界党的“一大”,毛泽东答复疑问 (141)
3. 分田运动 (147)
4. 打垮江西两只“羊” (153)
5. 黄洋界上炮声隆 (160)
6. 重开割据局面 (168)

第五章 两军联袂 雄师渐崛起

1. 平江起义,红五军诞生 (177)
2. 红四军、红五军新城会师 (186)
3. 两拳出击 (194)

4. 冲出“麦城”，定足赣南闽西 (205)
5. 雄师崛起 (213)

第六章 群星灿烂 伟绩垂青史

1. 群星璀璨耀霄汉 (222)

参加井冈山会师的部分人员简介

2. 井冈雄师今何在? (269)

3. 魂归井冈却夙愿 (275)

陈毅、谭震林等元帅的部分骨灰

安放于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

- 后 记 (284)

第一章 引兵井冈 创立根据地

一、湘赣边秋收暴动

利用秋收期间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机,在具有农民运动基础的湘赣鄂粤四省,发动大规模的秋收暴动,是中国共产党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于“八七”会议作出的决定。这是继“南昌兵变”之后直接以军事行动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决策。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被逼到了唯有武装反抗方能生存的地步。

1927年的3月至7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新军阀,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反过手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同流合污,以“分共”的方式实现了“宁汉合流”,先后在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杭州、重庆等地,进行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备受敌人屠杀,鲜血遍洒各地。

针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敌人的屠杀面前一味妥协的投降立场,共产国际为要扭转中国革命危急已极的局势,紧急指示中共改组中央政治局,抛开陈独秀另起炉灶。于南昌举行兵变式的武装起义和发动湘赣等四省的秋收暴动,就是首先要烧的两把“大火”。

南昌兵变的六天后——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撤换了陈独秀的职务，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临时政治局在八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定彭公达与毛泽东回湘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对全省的秋暴负全权之责。

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开始提出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计划，主张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省范围内同时举行暴动，并提出毛泽东到湘南独挡一面，担任湘南特委书记。

对于彭公达这种不切实际，偏于狂热的主张，毛泽东、夏明翰、易礼容等省委常委都表示反对。他们不赞成这种脱离了自身力量，不顾客观条件的盲动倾向，极力主张从实际出发，缩小范围，集中有限的力量在湘中区域浏阳、平江一带举行暴动。对于这一点，彭公达在1927年10月8日向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泽东持之最坚。”

究竟四个中心全面开花，还是只搞湘中一个地方，实行一点突破？在省委的几次会议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省委的一班常委毕竟是明智的，争论之后经过比较，还是形成了共识。毛泽东、夏明翰、毛福轩等人，以党的领导精力、现有武装力量、经济条件等方面，加以切实的计算，让彭公达等人也意识到确实不可好高骛远，那样会使本来有限的力量更加分散，决然无法取胜，还是脚踏实地的好。省委最后的决议是：“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即以长沙为中心，在宁乡、醴陵、浏阳、平江、以及江西的安源等地展开秋暴。

省委的会议还对这次暴动的任务、日期、口号宣传等作了决定，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的秋暴行动。

毛泽东是坚决反对不自量力而盲目行动的。他在几次省委会议上强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暴动光靠农民的力量不行，必须要有



毛泽东

军事的帮助,至少要有两三个团的兵力。这位中央特派员多次讲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这样地讲道:“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护卫政权。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那是自欺欺人的话。”

中共湖南省委8月30日的会议一结束,当晚7时,毛泽东由其弟毛泽民护送,乘火车离开长沙前往株州。毛泽东兄弟在株州下车,找到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朱少连,由

朱召来湘潭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人召开会议。毛泽东传达了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了解株州的各方情形。

9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朱少连陪同下到达安源,与中共安源市委接上联系。中共安源市委,是今年8月中旬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由特委升任的,书记为蔡以忱。省委的意图是安源市委为湘东赣西秋收暴动的领导中枢,负责对萍乡、醴陵、莲花各县的秋暴准备,特别是在安源路矿工人中组织武装。

9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工人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对湘赣边的秋收暴动进行布置。参加会议的除了蔡以忱、宁迪卿、杨骏,还有几天前奉命赶到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了“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即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传达了湖南省委对于长沙为中心的秋收暴动的部署。接着,毛泽东向与会者了解各地的军事情形和暴动准备工作。潘心源报告了浏阳、平江两县的农军进入江西后,与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分别在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情形;蔡以忱报告了安源市委把安源煤矿矿警队争取过来,已有千余人枪的情况;王新亚报告了赣西宁冈、永新几县工农运动的大致情形,包括袁文才、王佐农民自卫军于7月中旬攻打永新县城,救出80名被捕共产党员的经过。

会议围绕着军事问题和整个秋暴的行动计划,展开了详尽讨论,作出了下列的决定。

一是确定湘赣边秋收暴动的军事建制。所有参加起义的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团,第一团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加上湖北崇阳、通城的数百农民自卫军,计2200余人;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路矿警卫队及萍乡、莲花、醴陵等县的农军编成,计有1600多人,由王新亚任团长;第三团以浏阳县工农义勇大队加上警卫团一个营组成,也是1600人枪,由苏先俊任团长。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已赴汉口向中央请示行动未归,其职务另予考虑。

二是确定了各路部队的行动计划。起义部队分为三路向长沙进击。王新亚第二团为第一路,攻取萍乡后再击醴陵,沿铁路线向长沙行动;第一团为第二路,自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县城后向长沙推进;第三团为第三路,从铜鼓向浏阳进击,发动浏阳的农民在四乡暴动,再汇成大队人马直逼长沙。

会议还对起义部队的退路作了考虑,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起义失利被敌军断绝退路。正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王新亚提出说:要是我们打不赢的话就跑,跑到赣西的宁冈去,

我有两个老庚在那儿，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他们那儿住得下千军万马。王新亚所讲的使毛泽东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张家湾军事会议，贯彻落实了“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的决议，具体部署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会议结束，毛泽东以信的形式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特别地提到：““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工农革命军逼近长沙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省委接到毛泽东写自安源的急信，于9月8日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又指令“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发动。”

毛泽东在安源对秋收暴动全盘工作安排就绪，9月6日由潘心源和党员易绍钦陪同，前往铜鼓领导第三团的起义行动。途中在浏阳县境的张家坊，被反动民团抓住，让他遭遇了一次几乎被枪弹打死的危险，最终得以身脱，独自赶到铜鼓县城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义，在湘赣边爆发了。按照湖南省委的指令，9月9日以破坏铁路为标志揭开了秋暴的序幕。同一天，从汉口赶回部队，由前委任命为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第一团授旗。这面以镰刀、斧头为标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战旗，是师部参谋何长工与师部副官杨立三等人共同设计、制作的。以五星和镰刀、锤子为标志的鲜红旗帜的升起，象征着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所说的：“工农红军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

狂飚起处，地动山摇。工农革命军的各路部队从9月10日起，按照作战计划各自展开行动。

师部所在的第一团、第四团，其任务是夺取平江县城后，切断长沙至岳阳的铁路，配合其他部队围攻长沙。

这一路的起义军不是1个团吗？怎么跑出个第四团来？其中的缘由是师长余洒度并未通过前委，擅自主张收编了一支溃败的军阀部队。那是警卫团与平江农军8月中旬打下修水县城，守敌邱国轩部逃到渣津。余洒度了解到邱部有七八百人枪，便萌生了将他们收编过来的念头，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劝降。善于见风使舵的老行伍邱国轩权衡了得失，答应受编，于是师部下令编为第四团，任命邱为团长。

第一团于9月11日向平江县的军事要冲龙门厂行进。按照师部的布置，该团入湘的首仗是歼灭驻在龙门厂的唐生智独立营。起义军攻占龙门厂后，翌日继续向长寿街开进。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师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两个营与邱国轩第四团行至离长寿街15里的金坪。担任前卫的邱部在一片枪声中派人传讯，称前方发现敌人。钟文璋接报率第二营向前猛扑而去，不料在两翼突遭袭击，二营几近覆灭，就是在后跟进的三营也有所损失，所押运的輜重和军费，俱被抢去。原来，在此袭击第一团两个营的，竟是邱国轩第四团！土匪成性的邱国轩，见在龙门厂缴获了一批弹药和几箱银钱，起了歹念。在第一团毫无戒备的情形下突然下手，致使第一团遭受重创，輜重尽失。钟文璋见部队损失惨重，深感内疚，痛哭出走。

战讯报到师部，余洒度大为吃惊，派人收集部队，准备再打长寿街。于前几天赶回部队、被任命为总指挥的卢德铭，提出一团折损严重，兵力不足，不可再攻长寿，应退回修水，并向前委报告战况，卢为前任团长，余洒度只得服从。

第二团于9月10日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该团已事先派了爆破队潜入城中欲炸开城门。不料被敌人发觉，失却偷袭机会。二团只得转为强攻，战斗一天未能克城。团长王新亚决定放弃萍乡直攻醴陵。醴陵的两个营守敌挡不住二团及上千农军的攻势，弃城而逃。二团与党组织在县城建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醴陵分

会。

起义军攻占醴陵，使湘敌感到震惊，速派张国威部、王东原部从三个方向出击，进行围城。王新亚决定趁浏阳守敌已出城遂率部队转攻浏阳，于9月16日获胜。王新亚见又克浏阳县城，感到振奋，根本听不进潘心源的告戒，没有布置部队在城外警戒敌军，而是忙于向商人筹款，疏于防范。

敌张国威部闻讯浏阳丧失，于17日下午派一个团加上东乡之敌与平江敌军一个营，自西、北两个方向攻来。入夜时分，毫无防备的二团官兵正在开饭，战斗打响后仓促应战，被打得七零八落，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王新亚带着数百人突出城池，退到30里外的岩前时，只剩下120余人枪。是晚王新亚颓然出走，去向不明，此后没有了他的音讯。

毛泽东所在的第三团，于9月11日离开铜鼓向浏阳的白沙挺进。驻于白沙的一个营敌军，稍作抵抗便逃往东门市。三团乘胜追击，夺取该镇。团长苏先俊见二战皆捷，头脑中有了麻痹轻敌思想，并未派出部队在有利地形担任警戒。

9月14日上午，败退之敌周倬营联合敌第八军两个营，快速向东门市攻来。第三团正在围山书院召开群众大会，从仙人庙方向袭来的敌军，首先抢占了书院左侧的制高点羊脑山，架起机枪向山下射击。毛泽东下令掩护群众撤退，要苏先俊派部队从羊脑山右侧绕攻上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奉命担当任务的第二营以伤亡了七八十人的代价，才攻夺了山头，使战局稍有转折。毛泽东见犯敌实力超出起义军，为保存力量，下令部队退出战斗，向上坪方向撤走。

湖南省委寄予厚望的湘赣边秋收的起义，从爆发之日起至第6天，战局就非常明显了。由于起义军兵力不集中，每个团攻打一个县城，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难怪苏先俊于9月17日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讲到：“我军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军事上迭遭失利的工农革命军，尚在四面而至的敌军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不利，这是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的。

从东门市退出的第三团，当晚宿在上坪，毛泽东住在农民陈锡虞家。翌日上午，余洒度师长派出的师部联络员找上来了，向前委书记报告了第一团金坪失利战讯，让毛泽东、苏先俊等人听得心情倍是沉重。



浏阳县上坪村

毛泽东在陈锡虞家先是面壁而坐，又在屋里吸烟踱步，沉头不语。一个多小时后，他出到屋外，对苏先俊等干部说：“尔今已成这个局面，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退到浏阳的

文市再作计议吧。”他见苏先俊犹疑着未加附和，又道：“文市处在浏阳边境，隔着江西地界不远，倘若敌人打来，我们进退自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强敌。”苏先俊听到这儿，才点首赞同，毛泽东又对他吩咐：“我们在这儿等一两天，你派三营长张子清带人先行，任务是打掉文家市的团防队，备办粮食。”

毛泽东和第三团在上坪等了一天半，9月17日下午才得知第一团与师部已向文家市而退。原来余洒度执意再打长寿街以振奋军心，被卢德铭劝住了。前委的信由联络员带回后，余师长看了心里老大的不悦，倒是卢德铭爽快地说：“退到文市也好，免得再吃